



太陽剛出山

馬輝

大陽剛剛凶凶

太阳刚刚出山

马 烽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太原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 × 1092毫米1/32 · 3 $\frac{11}{16}$ 印张 · 60,000字

一九六〇年5月第一版

一九六〇年5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,500册

统一书号: 10088 · 384

定 价: (精) 一 元

目 录

难忘的人.....	(1)
沈大媽.....	(17)
“停止办公”.....	(35)
“重要更正”.....	(33)
我的第一个上級.....	(45)
老社員.....	(65)
临时收購員.....	(73)
太阳刚刚出山.....	(83)

難忘的人

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我从甄家庄去火車站，中途搭上了一輛拉貨的馬車。車上除了几捆空麻袋之外，还坐着一位少校軍官，大約也是到火車站去的。这人年紀有三十多岁，高个子，寬肩膀，粗手大脚。乍看起来真象个大力士，可是詳細一看，不由得使人吃惊。他的脸色十分蒼白，沒有一絲血色，左脸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，从眉梢直通到腮帮，伤疤是紅色的，越显得脸色着白了。他穿着整齐的軍官制服，胸前佩着两长条奖章綬帶，看样子是个曾經在戰場上东征西战过的人物。

我坐在少校的对面，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，好象有滿腹沉重的心事。开头我只是和赶車的閑聊天，什么火車几点鐘到站啦，鐵路改成寬軌啦，等等。少校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，呆呆地望着噴出来的烟圈，一句話也不講。后来听我們談起了抗日战争，少校忽然开口了，他好象有滿肚子話早就要向人說，終于找到个机会，恨不得一下子都傾倒出来。一路上他滔滔不絕地說着，我們靜靜地听着。

他講的是他自己在第一次負傷以後的一段經歷。

……

我第一次負傷，是一九四二年冬天。有天夜里，我們連奉命去襲擊晉中平川柴莊的敵人據點，任務是解救十幾個被俘的地方幹部。那次戰鬥，進行得非常順利。我們把那十幾個地方幹部救了出來，連忙就返回根據地。可是沒走五里路，附近各據點的敵人出動了。連長命令我們第三排留下來阻擊敵人，掩護其餘同志撤退，於是我們便臥在一條干水渠後邊，和敵人接火了。

敵人的火力相當強大，戰鬥進行得十分激烈，敵人接連向我們陣地猛衝了三次，每一次都被我們用手榴彈砸下去了。我們堅持了有兩個鐘頭，估計前頭的隊伍已經上山了，排長才命令我們邊打邊退。我剛跑了几步，忽然腿上中了一槍，緊接着一顆炮彈在我跟前爆炸了，我只覺得腦袋里“轟”地一聲，就失去了知覺。

當我醒過來的時候，四圍沒有一點聲音，東方已經亮了。我身上蓋滿了泥土，左腿痛得要命，頭腦昏昏沉沉。我掙扎着坐起來，向四下里一看，只見地上到處是炮彈坑，這里一堆子彈殼，那里一灘血污，血把綠色的麥苗都染紅了；在渠堰附近，七橫八豎地躺着好幾個人，從衣服上我認出其中有两个是自己的同志。我連忙爬了過去，希望他們是活着的，可是等我到跟前一看，我哭了……

我孤伶伶地坐在那裡，心里翻來復去打著主意：爬

回根据地去嗎？根本不行，要知道这里是敌占区啊，路上随时可以碰到敌人！就待在这里嗎？更不行，万一敌人来打扫战场，那算完了。想来想去，觉得只有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，夜里再想办法。可是到处是平坦的耕地，哪里有什么可隐蔽的地方？我向远处看了看，只见右前方有一条公路，公路上不时有骑自行车的人来来去去；左边二里来远的地方，却是敌人的一个据点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炮楼上的膏药旗在摆动。我的处境简直糟透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后来我发现靠近据点那面有座古坟，我便决定先爬到那里躲起来再说。我把枪背起来，顺着地埂慢慢向那里爬。一不留神，受伤的那条腿在界石上碰了一下，疼得差点昏过去。我咬着牙，挣扎着继续往前爬，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，才算爬到。刚一爬到坟地里，我就昏过去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忽然觉得有一只冰凉的手，在我胸口上摸来摸去。我大叫一声，猛一下就坐了起来。睁眼一看，只见有个人吓得跌到一旁了。我连忙拿起枪来对准他。这时我才看清原来是个老头，大约有五十来岁，身个很小很瘦，小圆脸，脸上满是皱纹，留着两撇八字胡。身上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黑棉衣，样子象是个普通农民，可是头上却戴着顶旧礼帽，很有点象汉奸。他见我拿枪对着他，反倒镇静了。脸上现出又惊又喜的样子说：“啊，这可好了，这可好了。把枪放下，小心走了火！”我没有理他，不知道他葫蘆里卖的什么药。他

接着又說道：“伸開腿，我看看傷厲害不厲害。”他說着蹲下來解開了綁帶察看我的傷勢，摸摸這里，按按那兒，問我疼不疼，後來又要我轉動腳腕。他察看了好一陣，站起來搓着兩手說：“老實告訴你吧，沒傷着筋骨，不過也得趕快上點葯子。要不，發潰了也够受的。”

開頭我對他保持着警惕，槍口一直沒離開過他，可是看起來這老漢沒有一點惡意，我也就比較放心了。我問他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什么人？”老头說，“老實告訴你，我是外科先生，你今天碰上我，算你走運。別怕，我回去給你拿點葯來。老實告訴你，我家里有最好的刀創葯子，敷上包你好。”他說着匆匆忙忙走了。我了着他跑到大路上，向據點里去了，心里不由得又結了一塊疑團。他真的是醫生嗎？真的是拿葯去了？還是玩什么花招？是不是看到我手裡有槍，沒法下手，回據點叫人去了？我真想趕快離開這個地方，可是又一想，如果他真是去叫敵人，我爬不出半里地就會被追上的。最後我还是決定留在那兒，心里說：“如果他真要叫來敵人的話，老子就和他們拼了，反正我得撈點本錢回來。”我這樣想着，連忙把手榴彈解下來，揭開保險蓋，拉出了火綫，又把槍檢查了一下。一切都准备好，心里也就平靜了。這時不由得想起連里的同志們，我想他們大概以為我犧牲了，同志們一定很難過，說不定還會派人到平川來找我的屍體哩！我一

边这么胡思乱想，一边趴在坟后向据点那里了望。

天色阴沉沉的，好象要下雪的样子。通据点的路上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我心里说不来是什么滋味，说不清是怕那个老头来，还是盼那个老头来。等了很长时间，老头没有来。我想他一定不来了，就算他是个好人，就算是个医生，难道敢在敌人鼻子底下来救八路军？他真的不要命了？我想不来也好，只要他不向敌人报告，天黑以后，我就可以慢慢爬回根据地去。正在这时忽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，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忙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老头来了。只见他跑得满头大汗，身上披着件老羊皮袄，鼓着个大肚子。他一见我就说道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，要不是怕敌人看见，我早来了。绕了总有五里路。”他说着蹲下来，好象变戏法一样，从怀里掏出好多东西来：几个馒头，几个鸡蛋，一个军用水壶，一个洋磁茶碗，还有一个黄布小包包。他一面往外掏这些东西，一面问道：“老实说，刚才想什么来？一定是以为我叫敌人去了，是不是？”我想起刚才对他的那些怀疑和猜测，感到有点惭愧，忙分辩道：“我什么也没想。”老头笑了笑说：“手榴弹火钱都拉出来了，还骗人哩！你做得对，象个八路军。”停了一下又说：“饿坏了是不是？你想打了一夜仗能不饿？不过老实告诉你，先得看了病才能吃这些东西，要先吃饱，病就不好治了。”

这时他已经把那个小黄布包解开了，里边有棉花、布条、刀刀剪剪一堆东西。我不由得说：“你真的是外科

医生？”他说：“那还能假了，老实告诉你吧，方圆十里八里也有点名气哩！你别怕，你这点小病不算个啥！来，现在就给你露一手！”他说着把我从坟墓上扶下来，他要我趴在地上。等我趴下之后，他一屁股就坐在了我背上，把我的左腿曲回来，把脚夹在他两膝间。他不知用什么东西把一块布条，从伤口中间填进去了，我觉得他好象拉着布条在伤口里扯来扯去。我真没想到他给我这么大的洋罪受，当时疼得简直要死了，不由得大喊大叫起来。他扭回头来很严厉地说道：“你叫喊什么？怕敌人听不见吗？”说着随手扔给我一块手巾说：“老实告诉你，自己填到嘴里，咬着点牙。”

我顺从地把手巾填到了嘴里，死劲用牙咬着，可是仍然疼得浑身颤抖，我觉得真不如死了好。这时只听他说道：“老实说吧，想当年关云长刮骨疗毒，吭都没吭一声，八路军嘛，连这点骨头也没有？你看看那些老八路，嗨！可真够得个八路军，被敌人逮住以后，压杠子，灌辣椒水，拿烧红的火柱烫……至死都不叫喊一声。我可见过硬骨头。去年我们村里没扎据点的时候，八路军黄河部常在我们村里驻。有个刘排长，那可真是个好样的。有回在宋庄和敌人打了交手战，刘排长和个日本小队长抱在一块滚打起来，他一下把手榴弹拉开了，敌人倒是炸死了。可他自己的左眼珠也给崩出来了，一条肉线吊着眼珠，在脸上晃来晃去，他一伸手扯下来把眼珠扔了，继续和冲上来的敌人干。等到打完仗把他抬

下来的时候，满身满脸都是血，連我看見都吓坏了，可是他吭都沒吭一声。你看，那是什么样的人，簡直是鉄打的……”

他滔滔不絕地講着这一类的故事，講得有声有色。我死命咬着他扔給我的那块手巾，兩手抓着地上的枯草，黃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滾下来，滴在枯草上，很快就凝結成了冰顆。我疼得差点昏过去，可是听他説着这些英雄故事，实在不好意思喊叫出声来，我尽量忍着。又过了好大一陣，他从我背上站起来了，我覺得好象搬走了一座大山，痛痛快快松了口气。他随即把我扶起来，靠着一棵大松树坐好。我低头一看，只見左腿已經完全綁扎好了，地上扔着好多沾滿血污的白布条和血棉花。他一边用乱草揩抹手上的血污，一边用贊叹的口气对我説：“好样的，象个硬骨头，老实説，刚才我真怕你受不住哩！”我只苦笑了一下，渾身都癱軟了，肚子餓得“咕咕”乱响，連說話的气力也沒有了。我真想吃东西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忙把那些吃的东西拿过来，説：

“快吃点东西吧，我知道你餓坏了。可是刚才不敢让你吃，你想，你这么高大，这么壯实，吃飽喝足我能斗得过你？”我什么也不顧了，抓起饅头就往嘴里填。他笑着拦住了我，随手从軍用水壶里倒了一碗水，遞給我説：“先喝点水再吃。要不，干的咽也咽不下去。”

我狼吞虎咽地吃东西，他一面收拾那些刀刀剪剪，一面説道：“昨夜打得真凶啊！把窗戶上的紙都震破了。你

們是从西山下来的吧？”我点了点头，沒有說話，因为我嘴里填滿了饅头。他接着說道：“打得好哇！老实告訴你吧，起先我們只当是八路軍攻碉堡来了，后来才听說是把柴庄監獄劫了。鸡叫时分，我从門縫里看見敌人抬回好几个彩号，我就怕有受伤的同志留在戰場上，果然就有。”

“我忙問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“找到的呀！我在你們打仗的地方找了好半天。”他說道，“你一路上流下好多血点，要不也想不到你会躲在这里。不要怕，老实告訴你，那些血点我已用土盖住了。”

我心里說不來是多么激动，我只說这里是敌占区，是敌人的天下，沒想到就在敌人的心脏里，仍然有我們自己的人。

他把刀刀剪剪收拾好，把地上的那些血布血棉花埋掉，然后拔了好多枯草，鋪在两个坟堆之間。这时我也吃飽喝足了。他便把我扶到鋪好的草堆上，把他的皮袄脫下来給我盖到身上，然后又拔了好多草盖在上边，拍了拍我的头說：“沒法子把你弄回村里去，就在这里睡吧，唉！这年头……”他脸上显出了难过的表情，好象很抱歉。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，不由得感动的哭了。我說：“老大爷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死也不会忘記的。”他說：“別說这些沒用的話了。只要你好了伤疤忘不了疼就好。你知道，日本人欺侮得老百姓可沒法活了。”停了一下又說：“好好睡吧，只要熬到天黑就好

办了。我回去给你想办法去。”他说完就走了。

等他走了之后，我忽然想起件事来：我怎么不问一问老大爷的名字和这个据点的村名？连救命恩人叫什么都不知道，将来找谁啊！我越想越生自己的气。后来我想，晚上他一定会来的，那时候，我一定要把这些底细打问清楚，将来抗战胜利以后，我一定要回来看望他，一定要象父母亲一样孝敬他，……我想着想着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

这一觉睡得简直象死过去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很暖的窑洞里，太阳从窗户上射进来，窑里显得很明亮。我们连长、指导员，还有我们排长和卫生员都在那里。他们见我醒过来，都高兴地过来向我问候。我奇怪极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简直象做梦一样。后来他们才告诉我，昨天夜里，平川里的老乡们把我抬着送回来的。我忙问道：“那位老大爷呢？就是那个小个子老头，走了没有？”排长说：“平川的人没到山上来，你是我们派下去打扫战场的同志，半路上接回来的。”我一听可泄气了，我真后悔自己睡得这样死，把机会也错过了。

当天吃了早饭，我就被转送到了后方医院。我心里说，将来再回到前方的时候，一定要想法打听那位老大爷的姓名。在医院住了三个月，等我伤好归队的时候，我们部队已经调到大青山去了，我也只好跑到大青山。

从此以后，我们部队再没有到过晋中边山一带。老

大爷的姓名也就无从打听了。一晃就是十五年，这期间我参加了保卫延安、解放大西北等战役，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。先后负过六次伤。每次负伤之后，都是靠我们医务人员尽心竭力治疗，才恢复健康的。他们为了救我，甚至给我输过他们自己的血。我当然很感激他们，可是最使我难忘的，还是那位老大爷。我常常想起他老人家，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姓名，可是他的声音笑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每逢我在战场上想起这位老大爷的时候，就什么危险都不顾了，凭空给我增加了不少勇气。可是在平时，一想起这位老大爷来，心里就非常难过，我觉得很抱愧。他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救过我的命，如今全国解放了，我从战士变成了副团长，从光棍汉变成了两个孩子的爸爸，生活比以前好得多了，而我对这样一位救命恩人一点报答也没有。这事简直变成我最大的思想负担了。我好多次想给老人家写封信，可是往哪儿写呢？我只知道在平川，离柴庄不远，可并不知道是哪个村，而且写给谁呢？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恨我自己，当时为什么不问一问老人家。后来我想只有亲自到晋中平川去访问他，既然这个村离柴庄不远，只要多跑几个村，一定会找到这位老大爷的。可是工作一直忙得离不开，直到最近组织上调我去北京学习，才算有了机会。

我提前交代了工作，绕路到了山西，我想这事一定要费很大周折，谁知太容易了。昨天晚上我到了县委会，刚把我那次负伤的地点和老大爷的样子说了一下，

县委刘書記就說：“这一定是太和村白万福老汉。小个子，长着两撇八字胡，說起話来老愛說‘老实告訴你’，是吧？沒錯，是白万福老汉。”談起来，我才知道刘書記抗日时期就在这一帶工作，他对白万福老汉很熟悉。他告我說，这老汉从前并没有正式学过医，年青时候，他給城里一家大杂货行赶大車。当时和他一块赶車的一个老汉会接骨、扎霍乱、治外伤，他們常常一块拉貨跑长脚，慢慢他也就学会了那么几手。后来杂货行关了門，他回到村里种地，村里人知道他懂点医道，有人跌折胳膊碰破腿，就常去找他。他本事并不高明，可是治病很热心，只要听說有病人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不管三更半夜，随叫随到。遇到貧苦人家，还得白貼刀創葯子哩。因此找他看病的人很多，慢慢也就有了点小名气。抗日战争初期，他村里駐过八路军卫生队，老汉帮着卫生队干了两个月，又学了点治战伤的本事。后来这一帶变成了敌占区，他就成了游击队和暗民兵的义务軍医了。全国解放以后，他又在县里的中医进修班学习了三个月，現在是他村农业社医疗站的外科大夫。

当时我問清去太和村的路径，今天一清早就动身了。路上我几乎是小跑，一口气跑到目的地的時候，还不到晌午。在村边上我碰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，她正在一小片菜地里摘豆角，我向她打听白万福老汉住在什么地方，她用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望了望我，笑嘻嘻地說道：“我引你去。”說着一蹦一跳地跑过来，两条小辮

象貨郎鼓似的甩动着。路上她忽然問我道：“叔叔，你以前在我們这里打过日本？”我說：“打过。”她接着又問道：“白大爷救过你，是不是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心里感到很不好过。連这么大的小孩都知道这件事，可我自己一直拖了十五年才来看望老人家，我想老人家一定把我当成个忘恩負义的人了。

小姑娘一直把我領到了农业社医疗站。屋里有好几个人，我一眼就認出了白万福老大爷，他和我記憶中的老大爷一模一样，只是头发胡子花白了，但精神很飽滿，紅光滿面，脸上的皺紋好象也舒展了。我們进去的时候，他正在給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开刀。小孩食指上长了个脓瘡，肿得象个小棒錘。小孩見了刀子大哭大喊，在他母亲怀里乱蹦乱跳。只听白万福老汉向小孩說道：“小貴，不要怕嘛！老实告訴你，一点都不疼，只要輕輕划一下就好了。”小貴仍然哭喊蹦跳，猛一下掙脫他母亲的手，往外就跑。这时正好我站在門口，白大爷一眼看見了我，他象喊口令的一样對我說：“給我抱住！”我連忙把小貴捉住，紧紧摟在怀里。这时白大爷一面給他指头上涂碘酒，一面說道：“你不是說大了要当解放軍嗎？連这点骨气都沒有还行？老实告訴你，解放軍要的都是硬骨头。你不信問这位解放軍叔叔，从前，有次他挂了彩，我給他开刀的时候，連哼都沒哼一声。不信你問他。”我听了白大爷的話，心想他已經認出我来了，心里又高兴又慚愧。他的話居然在小貴身上也发生

了作用。小貴扭过头来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，含着两眶泪，可是不再哭了。就在这时白大爷把脓痈割开了，挤出了好多花紅脓血。他給上了些药，包扎好以后，对小孩的媽說：“不要給着水，明天再看一看就行了。”小貴媽說了几句感謝的話，引着小貴走了。

这时引我来的那位小姑娘忙說道：“白大爷，这位解放軍叔叔是来找你的。”

白大爷一边收拾那些家具，一边扭头望着我說：“找我？有事嗎？哪儿不舒服？”

他以为我是看病来了。看样子他刚才向小貴講的那些話，只不过是順口編来哄小孩的，他根本没認出我来。

我說：“老大爷，我是专来拜望你老人家的，抗日时期我負了伤，你救过我。”

“哦，想起来了。”他楞了一下，好象猛然醒悟过来似地說。一边忙和我握手，一边繼續說道：“今年春天你来信不是說調到西藏嗎？怎么沒去？”

我知道他認錯了人，忙說：“我没有給你写过信，我早就想写，因为不知道通訊地址，所以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赵本根？”

我說我叫张清河。接着說了說我挂彩的时间、地点和經過的情形。他想了半天，忽然两手一拍說：“对，对，有这么回事，有这么回事。你不說我早忘了。”十五年来，我差不多天天都想起这件事，每逢想起这事